

孙
冰川

闲窗
微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孙
冰
川

。。
。

闲窗
微信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闲窗微信 / 孙冰川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6

ISBN 978-7-108-05955-0

I. ①闲… II. ①孙…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5688 号

特约编辑 钟 韵

责任编辑 邵慧敏

封面设计 朱丽娜 张 红

责任校对 张 睿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版制作 北京红方众文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6月北京第 1 版

2017年6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5.125

字 数 123千字

印 数 0,001—5,000册

定 价 35.00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目 录

自序	1
半懂不懂读《坛经》	3
一件袈裟的争夺战	8
神秀败选之后怎么样了?	14
说说禅宗的一指禅	18
孔子做官记	21
子贡有条三寸不烂之舌	25
藿食者问政的老故事	29
愚公告状的故事	32
话说“猛狗现象”	34
说不清的君子气节	36
君子之忠与小人之忠	39
我喜欢的狂人们	45
汉朝狂人赵壹的事	50
姜子牙的名字和钓鱼的事	56
说说海昏侯的那些事	61
“白马非马”与为人民服务	64
诸葛亮、空城计与三十六计	67

诸葛亮说的“贤臣”们	71
关于“贤臣”的补白	76
诸葛亮的短板	81
聊聊失街亭里那个王平	86
管不住嘴的贺若弼	91
中唐俊伟有刘蕡	94
唐三藏长啥模样?	100
孙悟空的服装秀	104
李煜是怎么当国主的?	108
石敬瑭为什么给人当了“儿皇帝”?	113
朱元璋培养接班人的遗憾	119
纳谏这事也贵在坚持	125
我的发型我做主	129
欣赏是我自己的事	134
古诗《公无渡河》的魅力	137
我很丑但可以很优秀	142
古代美男子的那些事	145
“勾当”与“行走”的学问	150
和尚那地方其实不叫庙	153
你的手串儿开光了吗?	156
太监、宦官是一码事吗?	159

自序

退休几年后，开始操心脑子会越来越迟钝，担心不知道何时会老年痴呆。朋友劝我可以写点文章来活动大脑，知我心的女儿则半强迫地要我“跟时代”，具体地说就是玩手机微信。二〇一五年四月底，女儿给我换掉老旧手机，帮我建了朋友圈、朋友群，我开始以键代笔，在圈里群里发微信文章。过去几十年读过的书，在脑子里积淀了一些小题目，就开始敲成千字左右的微信小文章，陆续发出后，没想到竟得到圈里群里朋友们一个劲儿地点赞支持鼓劲，摇旗呐喊助阵，就连续写了下来，自称为《冰川随笔》系列，并将之比喻为在微信的“菜园”里种菜。每日读书查资料和写作，我的退休生活好像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春天，四个多月，竟连续发了百余篇微信小文章，一时之间，真有点“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意思。那些微信文章，以读书笔记为主，也有少量生活回忆。后来，承蒙热心朋友帮忙推荐，一个出版社同意选出一百篇结集出版，书名就叫《我的种菜歌》。

更没想到的是我对这种事也上瘾，虽然确实觉得累，但又似乎还没有过完瘾，就又开始继续写。这回写得慢了，一周左右一篇，但篇幅长了，许多都在三四千字，内容则还是以读书所得为主。悠悠一年，检点一下，又写了五十余篇，并自称为《冰川絮笔》系列。网上朋友们对这个名称挺认可，说“絮”字用得不错，有点

“柳絮因风舞”的意境，随意发声，自我潇洒。我也没去解释。其实自己起名时想的是絮絮叨叨的“絮”，是说自己也不管人家爱看不爱看，只是自顾自发文絮叨。我心里也明白，朋友之间点赞、评价，都有给面子的成分，真实的质量，是要打折扣的。可能已经有不知多少朋友觉得我是在絮絮叨叨，人家只是不会明说而已。

毕竟是敝帚自珍，现在我又从这些微信文章中选了三十余篇，想再结集成书出版，书名就想能再吸引人一些，因此我把这本书起名为《闲窗微信》。古诗文中多有使用“闲窗”这词的，什么“暖日闲窗映碧纱”（欧阳炯），什么“小院闲窗春已深”（李清照）之类，大都是表现一种人去楼空的寂寞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把闲窗二字用入书名，是认为符合自己的现实生活。自己从年轻时就爱读书，学习成绩一般般，课外杂读很勤奋，沾点寒窗苦读的意思。现在退休了，闲人一个，读书依然是自己退休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读书这面窗还在，但已不是寒窗，而是一面闲窗了。这个“闲”字，也是退休生活的一种境界。公然打出“闲”的旗号，我觉得这不是生活态度消极。人老了，衣食无忧，奉公守法，少给社会添麻烦，保养身体，少给子女添麻烦，读点书写点文章，享受闲适的生活，挺好。况且我们有自己几十年的沧桑经历，有对生活比较成熟的经验认识，把这些东西融入文章中发到网上，也许会对年轻人有所裨益，这不也是件挺有积极意义的事吗？至于将“微信”二字写入书名，则是觉得时髦。

说起写书，我只是个菜鸟。这本小书能够出版，全赖出版社编辑同志的热情帮助，付出极大的心血与汗水，逐篇地从标题到内容，从段落、字句，到标点符号，一一指教修改。我衷心地表示感谢。

孙冰川

二〇一六年十月于北京

半懂不懂读《坛经》

最近看了六祖惠能的《坛经》，因为听人说，禅宗六祖惠能大师的思想理论主要体现在这本经里。而且，《坛经》是佛教中独一无二的、由中国僧人著成并尊为“经”的作品。《坛经》署名是惠能，但内容其实是弟子们把他授课的内容加以整理编辑而成。六祖惠能大师自己其实是个文盲，不识字。

《坛经》里面有历史故事，有理论观点，有实践体会，还有像记者招待会一样的现场提问和回答，语言也比从梵文译来的佛经通俗生动，挺有意思。有人说，现在觉得自己有点文化的人，都会看点有关佛教的书，这是时髦。我于是也开始学着看点，因为除了附庸风雅或表现时髦外，听人说还可以从中占点有益修身养性的便宜。看了，我却不敢说把《坛经》看懂了，但也没什么可不好意思的，反正佛教就是这点好，只要你不是存心诋毁亵渎，理解错了，说得不对，佛门中人也不会出来跟你计较或对你瞋目怒视。

中国佛教本源虽在印度，但历经两千多年已扎根中国，并长成了一棵中国化的、体系完备的大树，其根之深、叶之茂，早超过了本来的发源之地。这禅宗虽然也是印度人达摩祖师来华后开创的，但却是到了六祖惠能大师悟出了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的顺口溜，然后理论体系才逐渐完备，并广为学佛者接受，在中国

大行其道。现在禅宗已经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之一了。

读《坛经》首先长人见识的，是惠能的“顿教法门”理论。

佛教讲悟道成佛，悟道的途径，又可分为“顿悟”与“渐悟”两种方法，对立统一于一个“悟”字之中。禅宗以前的佛教，好像是偏重渐悟，强调要苦修，要成天打坐，要捧着经典苦读苦思，要积德行善，就像一个人爬山，一步一步行，功德渐厚渐深，一层一层成果，达到解脱轮回、达到罗汉果、达到菩萨位，最后修到所谓功德圆满的最高峰，悟道成佛。可想而知，这不仅是个技术活，还必定是个苦活累活（要说也是，成佛哪能是容易事）。这样一个过程，被称为“渐悟”。

《坛经》里惠能大师讲的“顿教法门”，则更强调了“顿悟”，这可是一种有创新的思想。所谓顿悟，惠能认为对于学佛素质好的人，悟道可以并应该是一件“刹那间，妄念俱灭”的事，是“一悟即知佛”的事。这个“悟”，不是渐行渐悟，而是豁然大悟，带有突发性的悟（看起来，好像比渐悟省事）。从惠能在《坛经》中自述的悟道历史可知，他能得正果，不是靠长期打坐和苦思。惠能原本俗姓卢，自称本是范阳人，因父亲被贬官，全家到了岭南新州，父亲死后，又移居南海，艰辛贫乏，卖柴为生，而且他还是个文盲，不识字。有一天在卖柴的官店前，“忽见一客读《金刚经》。惠能一闻，心明便悟”。这事是有点神——一个不识字的卖柴穷小子，听人读了几句《金刚经》，就悟了，好像爬山人才一举步，未历艰辛，却已超越险途，到了山顶。也就是说，不是从量变渐达质变，而是发生了突变，直接升华，这不就是典型的顿悟吗！当时惠能听客人念的是《金刚经》的哪段内容呢？《坛经》里没说，但历史上有多种说法。《五灯会元》一书中说，听到的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句。在悟了之后，惠能才去了黄梅冯茂山，出家投入禅宗

五祖弘忍大师门下。

五祖弘忍大师初见惠能，还有些看不上眼。听惠能说自己是岭南人，便道：“汝是岭南人，又是獼獠，若为堪作佛？”（你是偏远的岭南人，又是没文化、不开化的人，怎么能成佛？）惠能当即答道：“人即有南北，佛性无南北；獼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这一句话就把弘忍噎住了，他哪里知道这位“獼獠”居然是已经悟了的有道青年。然后弘忍把惠能派在庙里干杂活儿，在碓房“踏碓”八月余，更想不到踏碓的惠能又悟出了那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的诗偈（此偈古书不同版本，词句多有不同，也有专家认为是后人编造的，恕不细辨）。五祖弘忍欲选接班人，令弟子们都呈上一首偈子以考查修行程度时，惠能并不在考查之列，他是托人把自己的偈子偷偷写到了墙上。一首偈子产生了一个佛门宗师。弘忍大师见了此偈，才改换了原来欲选的接班人，偷偷把衣钵传给了惠能，成就了禅宗六祖。

要说明的是，惠能提出的这个“顿教法门”，并不是要否定渐悟，而是改变了以前人们不认识“顿悟”、不重视“顿悟”甚至否认“顿悟”的状况。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法无顿渐”，但是人的认识能力有利钝，对于学佛迟钝之人，应该用“渐劝”的方式，而对于佛性聪敏的人，那就是“顿修”而成。

六祖惠能的“顿教法门”为什么说学佛悟道可以不必渐悟，而是可以顿悟呢？这源于他对成佛的“佛”字意义的理解，这一点十分精彩。

惠能认为，佛教要修行成佛的这个“佛”，不是指释迦牟尼这个佛祖，不是一个外在的偶像，而是人的一种本心的境界。所谓成佛，就是指回归每一个人自己的清净本性。历史上人们曾为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争论不休，而惠能的思想，则可以说是

认为人之初“性本佛”的。所谓“菩提般若（觉悟智慧）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即缘心迷，不能自悟”，即人生之初那个本性就是纯洁干净的佛性，只不过是在世俗生活中被脏的、坏的、罪恶的东西污染了。修行，就是要把人心洗净，回归本来的清净本性。而悟道成佛，就是明白了这个道理，回归了清净本性，就是成了佛了，“识自本心，自见本性”。佛教有句话，说“普度众生”，但惠能告诉信徒，这不是佛来度你，而是人要自己度自己。他在《坛经》里说，我惠能度不了你们，只能是你们“各于自身自性自度”，以正度邪、以悟度迷、以智度愚、以善度恶、以菩提度烦恼，努力回归自己的清净本性。惠能说：“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这话十分精辟。人本是佛，但心被迷了，就成所谓众生了，而一旦修行觉悟了，众生就是佛。他形容顿悟的过程，“自性常清净，日月常明，只为云覆盖，上明下暗，不能了见日月星辰。忽遇惠风吹散，卷尽云雾，万象森罗，一时皆现”。

惠能对佛教徒理想的西方极乐世界的解释也非常有新意。《坛经》中记载，惠能大师正式讲课之后，又回答了信徒的提问。在座的一位官员问：“我见人们总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希望死后能去西方极乐世界。这事您怎么看？”惠能回答说：那都是心迷之人的说法，无非是因为佛法是从释迦牟尼佛祖所在的西方传来，便以佛所处的地方为净土，为极乐世界。真正悟道之人，要追求的是自净其心。释迦牟尼说过，“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心性净了，所谓极乐世界的西方就近在眼前，心性不净，天天念阿弥陀佛也去不了。“你们要是明白了我说的顿悟法门，见西方只在刹那。”于是，惠能还为听课的信徒们演了一出“行为艺术”，他说：“惠能与使君（即那位提问的官员）移西方刹那间，目前便见，使君愿见否？”那位官员连说愿意。没想到，稍一停顿后，惠能大师就说：“你们已

经见到了，下课！”大家都愕然不解。惠能便说：“你们自己的身体就是所谓西方极乐世界的城池，眼耳鼻舌身就是五个城门，心就是大地，心性就是那里的国王。”“佛是心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你们真要是认真修行做到心性清净、内外明澈了，这不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吗！”这一下，众人才明白了，惠能说的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指人自己的清净本性世界而已。而且，“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这话说得多么精辟，多么意味深长。

说到这些《坛经》里的事，我忽然想到了雷锋。对于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过来的人，说雷锋这位可爱的小青年有一颗清净的佛心，恐怕会有不少人同意。但是，全社会一直都在“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了几十年，社会道德风气依然有些不合人意。症结在哪儿？可能就是多数人只是遵从号召、奉命而行，只是把雷锋当作一个外在的偶像来学。雷锋捐钱，我也捐钱；雷锋帮大嫂抱孩子，我也帮大嫂抱孩子；雷锋写日记，我也写日记。学了模学了样，但内心终未觉悟自己就是雷锋。如果顿悟了，人人都知道自己的本性就是雷锋，人人都能自觉回归雷锋那样的美丽心灵，那这个世界人与人的关系将变得多么美好啊！

一件袈裟的争夺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有过一个电影，叫《木棉袈裟》，内容是讲唐朝时佛门禅宗内部关于一件袈裟的争夺战。电影讲的是个已经文艺化的故事，但后来我知道，这场袈裟的争夺战在佛教禅宗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被争夺的那件袈裟，是禅宗六祖惠能在唐高宗咸亨三年（六七二年）从五祖弘忍大师手中接班时的信物。

我这人，上了点年纪，很少再去系统地读书，只是常找个由头翻书为乐。既然想到了这段历史，就把它作为一个由头去翻了翻书，觉得挺有意思。

首先要说的是，佛教禅宗历史上确曾有过祖师传位以袈裟为信物的传统，佛门称之为“付法传衣”。其源起，就在佛祖释迦牟尼“拈花微笑”的故事中。据《五灯会元》一书记载，释迦牟尼在灵山会上，拈起一枝金波罗花示众，当时众皆默然，唯迦叶尊者破颜微笑。释迦牟尼就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然后释迦牟尼至多子塔前，为摩诃迦叶也设下专座，让迦叶坐下，以僧伽梨围之，说：“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汝当护持，传付将来。”然后又说了一首蕴意其正法眼藏的偈诗。另有《景德传灯录》一书，则说释迦牟尼在说完偈诗后还说了一些话，“吾将金缕僧伽梨衣传付于汝，

转授补处”云云。这样一来，释迦牟尼通过迦叶的一个破颜微笑，确认了迦叶对自己佛法理解的合格，然后开创了一种佛教传法位的模式，给迦叶留下一首蕴意自己正法眼藏的偈诗，再就是传给迦叶一件僧伽梨衣。这样，迦叶正式成为释迦牟尼的接班人，成为佛教所说西天祖师的第二代祖师。这就是后来禅宗“付法传衣”模式的起源，而那件僧伽梨衣就是接位祖师的信物。

所谓僧伽梨衣，其实就是袈裟的一种。简单地说，佛门袈裟可分为“五衣”“七衣”“大衣”几种。僧伽梨即指大衣，是在特别庄严重大的场合穿的大衣，比如登坛讲经说法时、佛门开民主大会决定重大事项时，或要觐见国王一类重要人物时等等。说俗点，就是佛门的大礼服。

模式虽然是释迦牟尼首创，但是后来的迦叶却并没有再传下去。查《五灯会元》一书，二祖迦叶担任祖师时还提过这件僧伽梨衣。有一天阿难问迦叶：“师兄，世尊（释迦牟尼）传金襴袈裟外，还传了别的什么？”而迦叶却只是说了句“你把门前那个刹竿弄倒了”。别误会，这可不是讲迦叶不愿意理睬阿难，实际上是阿难在请教迦叶，问当年释迦牟尼说要“教外别传”的“正法眼藏”是什么，而迦叶这莫名其妙的一句，则是表示这个“正法眼藏”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不能说出来，一说即错，也就是佛门常讲的“说不得”。这也犹如当初释迦牟尼拈起一枝花，迦叶懂了，却只是微笑，并没有一句语言的表达。后来，迦叶正式传位给三祖阿难时，也只向阿难宣示了“今将正法付嘱于汝”，留了一首偈诗，然后“乃持僧伽梨衣入鸡足山”，即自己揣着那件释迦牟尼送的大衣去鸡足山修行去了。再后来，西天共二十八位佛祖的传承中，三祖传位四祖、四祖传位五祖，一直传到第二十八祖达摩祖师，这“传衣”的事也就再没有实行过了。

接下来，这历史就转到了我们中国。西天佛祖中第二十八位祖师达摩大师，在南北朝梁武帝时，到中国来弘扬佛教，并成为东土（中国）佛教禅宗的初祖（第一代祖师）。达摩来时，佛教在中国虽然已经很流行了，但禅宗并无地位，达摩在中国推行禅宗理念也很不顺利。梁武帝是个信佛的皇帝，慕名约见了达摩，但却话不投机，不欢而散。达摩只好又跑到洛阳，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在少林寺，达摩遇见了真心崇信其道的僧人慧可，并把祖师之位传给了慧可，培养出这位东土禅宗第二代祖师。他向慧可宣示：“内传法印，以契证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汝今受此衣法。却后难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无碍。”这说明，达摩祖师的传位，一是传了蕴藏禅宗理念的偈诗，二是恢复了释迦牟尼传授象征祖师地位袈裟的做法。在中国禅宗里，这件袈裟就成了祖师地位的信物，释迦牟尼在印度没有被传承下来的“付法传衣”模式，却在中国又复活了。从此之后，禅宗在中国开始流行壮大，禅宗的二祖慧可又严格照此模式传位三祖僧璨，三祖传位四祖道信，四祖传位五祖弘忍，五祖弘忍传位六祖惠能，这件袈裟自然也就成了禅宗门里地位无上的法宝。既然成了法宝，便难免成为他人觊觎、争夺的对象。

唐高宗咸亨三年，在禅宗五祖弘忍传位给六祖惠能时，禅宗门内终于发生了对这件信物袈裟的争夺战。

六祖惠能，岭南人，是个文盲，卖柴为生，但天资聪颖。他在听人读佛经时感悟到了极深的佛学道理，后投到五祖弘忍大师庙中求法，被分派在碓房干杂活儿。八个月后，恰逢弘忍大师想退休传位。这位弘忍大师真是有创意，他在指定接班人的程序上，加了一个类似“竞争上岗”的过程，即要求每人都写一首偈诗，想摸底看看谁的偈诗最有水平。结果，大家公认弘忍大师的首徒神秀所作的

偈诗佛学造诣最高，便初步内定了由神秀接祖师之班。没想到，当时干杂活儿的文盲惠能，后来听了神秀等人的偈诗，却颇不以为然，自己也补吟了一首，并偷偷请人帮忙写到墙上，就是那首著名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弘忍见此偈见识高超，远超神秀，便改变了初衷，在半夜里私下先把祖师之位传给了惠能。弘忍坚持了禅宗“付法传衣”的模式，对惠能说：“以法宝及所传袈裟用付于汝，善自保护，无令断绝。”之后弘忍却又说“衣乃争端”，“受衣之人，命如悬丝也”，即说这是个会引来人们争抢的东西，闹不好会要了你的命。可见弘忍已经预感到自己这次传位一定会引发众徒的不满，要闹出事来。然后弘忍大师嘱咐惠能赶紧回南方去，先隐居起来等待时机，并悄悄地连夜送惠能偷跑了。这一来，真惹出了麻烦事。庙里神秀等人见弘忍选接班人的事忽然没动静了，而惠能又不见了，便去问弘忍，弘忍说：“我传位接班的事已经完成了，你们就别问了。”神秀等人知道弘忍是传位给了逃走的惠能后，可就不干了，煮熟的鸭子居然飞了！便指派几百人去追惠能，誓要夺回作为祖师信物的袈裟。

《坛经》和《五灯会元》中讲过惠能当年南逃路上提及这场袈裟争夺战的花絮。他说，自己用两个月的时间南逃到大庾岭时，来夺袈裟的人追了上来。一个俗家姓陈而且出家前当过朝中将军的僧人，在前先追到了岭上，惠能情急之下，干脆将袈裟扔在山石上，自己藏在草丛之中。可奇怪的是，这位俗姓陈的僧人，却从草丛中寻出惠能，并对惠能说：“我为法来，不为衣来。……望行者（指惠能）为我说法。”惠能坐在大石上为陈僧人说了一段关于“不思善，不思恶”的法理，陈僧人居然“言下大悟”，当下拜惠能为师，放惠能走了，自己返回迎上后面追来的人，骗说“此地无银”，众人便改路而寻去了。

惠能侥幸逃回老家曹溪，从此隐居不出，又遇到过四次被人寻查的事，干脆躲到山里，混到一队猎人之中避难。一躲竟躲了十五年，待危机已过，才出来以六祖的身份活动。至于弘忍所传的那件袈裟，据《五灯会元》记载：仪凤元年（六七六年），惠能到了南海法性寺，遇见在此讲经的印宗法师。印宗法师觉出惠能佛学造诣非凡，邀请入室谈禅，在询问之下，惠能以真实身份相告。印宗法师大惊起立，执弟子之礼，请惠能与庙中大众见面，并“请出所传信衣，悉令瞻礼”。

这件祖师的信物袈裟最终下落如何呢？惠能并没有再往下传。

我们知道，在禅宗中称号为祖师的只有六位，是到六祖惠能为止。在惠能之后，禅宗只有传人世系，称为法嗣，并分成了“五宗七派”，但不再有祖师称号延续。他不仅不再传这件袈裟，连祖师的称号也没有再传。

六祖惠能的法嗣是青原行思禅师。在选择青原行思为法嗣时，惠能曾对青原行思说：“从上衣法双行，师资递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来，遭此多难。况乎后代，争竞必多。衣即留镇山门，汝当分化一方，无令断绝。”这段话的意思是，历来咱们传统是要既传法又传衣，法是让人牢记在心，衣是一个信物。我相信你是个大家都信服的传人，不必再有什么信物证明。这件袈裟，让我受了这么多的苦难，再传下去，肯定还会引起许多不必要的争斗。我将把它留在庙里做镇庙之物，不再传你了。你可以去外面另辟一番自己的天地，继续光大我禅宗的事业。这等于是说，法衣不必再传了，祖师的称号也不必再传了。然后在先天元年（七一二年），惠能大师正式向佛门四众（出家男女二众、在家男女二众）宣布了自己“不付其衣”的决定。这件袈裟的最终下落，是成了惠能自己身后的陪葬物。据《五灯会元》明确记载，惠能大